

回家

我走在清晨六点
无人的街
带着一身疲倦
昨夜的沧桑匆忙
早已麻木在
不知名的世界
微凉的风
吹着我凌乱的头发
手中行囊
折磨我沉重的步伐
突然看见
车站里熟悉的画面
装满游子的梦想
还有莫名的忧伤
回家的渴望
又让我热泪满眶
古老的歌曲
有多久不曾大声唱
我在岁月里改变了模样
心中的思念
还是相同的地方
那刻着我的名字
年老的树
是否依然茁壮
又会是什么颜色涂满
那片窗外的红砖墙
谁还记得当年
我眼中的希望
谁又知道这段路
是如此漫长
我不在乎有没有
梦里的天堂
握在手中的票根
是我唯一的方向

——王杰《回家》

“死去”的大哥又回来了

大哥,可怜的大哥,18年了,你是如何度过一年年、一天天?

喜泪

时间

7月19日

地点

溧水永阳镇曹家村

特写镜头

鞭炮,久久炸响

画外音

这一天,村里人全都围到村上的曹福英家里,因为,曹福英“去世”十八年的哥哥曹义金,竟然又回来了。

“哥哥终于回来了,我特别高兴,特别激动。要知道这十八年来,我们兄妹几个以为他早就过世了,甚至每年还给他烧纸。”曹福英满眼泪花。

大哥啊,可怜的你究竟去了哪里?

昨天上午,曹福英带着感慨和喜悦,向记者讲述了她的大哥曹义金的经历。

“我大哥年轻的时候因为感情受挫,精神受了刺激。”曹福英说:“1988年的秋天,大哥曹义金不见了。找了全村也找不着。”

曹义金的失踪让全家人揪心不已,因为曹义金,毕竟大脑受过刺激,自理能力又差。从曹家村到永阳镇,从永阳镇到整个溧水,全家六口人到处寻找,然而人海茫茫,曹义金,究竟在哪里?

找遍了整个溧水依然无果,曹家人渐渐地灰心了。“那时候大家都悲观地认为大哥已经不在人世。”曹福英伤感地说:“父亲是带着遗憾去世的,因为他临死前只有五个儿女在他的床前,独独少了老大曹义金。”

从那一年开始,每逢清明等日子,曹家人都给曹义金烧纸钱。“每年妈妈烧纸的时候都会哭,一边哭一边说我大舅舅可怜。”曹福英的儿子告诉记者。

这给曹义金的冥纸一烧就烧了十八年。

大哥啊,让人肝肠寸断的大哥!

7月15日,曹福英的

一个远房亲戚到高淳打工,在高淳县的一条马路上看见一个乞丐,睡在马路边上。他觉得特别眼熟,这个亲戚又仔细地看了看,还试探地问道:“你是曹家老大吧?”这个乞丐一听,使劲地点了点头。

当天晚上,当曹福英接到亲戚的电话时,惊愕、喜悦、感慨包括疑惑,千般滋味涌上心头。

7月16日凌晨四点,兄妹五人包了一辆面包车,向高淳疾驰而去。这一路上,他们心里忐忑不安,“那究竟是不是大哥呢?万一亲戚搞错了呢?”

刚到了亲戚所说的那条大街上,老二一下子就看见前面有一个衣衫褴褛的乞丐,“快去看看,那是不是大哥!”车停在乞丐面前,众人下车来,这名乞丐一下子就叫出了老二的小名“小春!”

老二的眼泪顿时就流了下来:“大哥,是你吗?是你吗?”曹福英顾不得乞丐身上散发出来的臭味,扑在乞丐身上。边哭边用手拨开乞丐那散乱在脸上的头发,乞丐的脸呈现在众人面前,老三一下子叫起来:“是大哥,是大哥啊!”

此时的曹义金戴了一顶破草帽,头发及肩,身上穿着厚厚的衣服。脚上穿着一双破烂的解放鞋。看到兄弟姐妹们,曹义金仿

佛没有了精神病,他开心得一个一个地叫出了名字,此时曹义金手里还捧着一个散发着馊味的西瓜,他高兴地把西瓜递来递去:“给你吃,给你吃。”

看到哥哥兴奋的模样,众人感伤不已。

曹福英从围观的人口中得知,曹义金基本上都是靠乞讨为生,他夏天睡马路,冬天睡窑洞,有的市民看他可怜,主动拿点饭给他吃。

大哥啊,这些年你究竟怎么过的?

当面包车开回曹家村,等候在家里的小辈儿们点燃了早就准备好的鞭炮,迎接曹义金的归来。鞭炮声吸引了全村的人。

看到村里的熟人,曹义金更高兴了,他甚至还记得村里一些老人的名字。

哥哥回来,曹福英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为满身臭味的大哥洗澡,为大哥脱衣服时,曹福英发现,身为乞丐的曹义金已经不知道冷暖,竟然穿了十三件衣服,其中有皮夹克,有棉背心。

“洗澡时,卫生间的门都不敢开,因为门一开,就满屋子都是臭味。”曹福英说。

16日晚上,全家人围在曹义金的周围,有的流

泪,有的跟曹义金说话。曹福英哭着说:“大哥啊,你为什么到现在才回来呢,我们以为你都死了啊。”

“哥哥,这十八年,你一个人到底是怎么挺过来的啊?”曹福英接着问。此时曹义金却半个字说不出来,只是呆呆地看着妹妹,泪水从眼角滑落。

大哥啊,在外头你想不想家?

昨天上午记者见到了失踪十八年的曹义金,他换上了崭新的汗衫和短裤,剪了一个平头。坐在席子上,和四十岁的侄子一起乐呵呵地看电视。“你觉得叔叔和十八年前有什么变化吗?”记者问。侄子看了看曹义金,笑笑说:“没什么变化,就是老了,额头上多了好几条皱纹。”

曹义金确实老了,十八年前他出走时才四十二岁,今年已经整整六十岁了。据说过几天,家里打算给曹义金办一场热热闹闹的寿筵。

由于患病,与曹义金交流时,他说话总是含糊不清,而且词不达意。但是当记者问:“你在外面那么多年,想家吗?”曹义金突然抬起头,大声说:“想啊!”这坚定而又饱含沧桑的两个字,让屋里的亲人们又流下泪来。

快报记者 解璐

“死去”的老人又回来了

20年前,他离家出走;20年后,家人已经不认他了

悲歌

时间

6月下旬

地点

镇江市大市口派出所

特写镜头

一位求助的老人

画外音

20年前,家住镇江千秋桥北的老人王宝镇(化名),冷漠地抛下自己的妻子和养子,远赴陕西宝鸡定居,此后就杳无音信。20年后,这个户口已被注销、人已被申报死亡的老人竟出现在了故乡的土地上,此时他已是一个85岁的耄耋老者。可是,他的养子拒绝了王宝镇的“回归”,王宝镇只能继续颠沛流离。

20年了,老人整整流浪20年

6月下旬的一个下午,一位85岁的老汉来到镇江市大市口派出所求助,他自称名叫王宝镇,1987年离开镇江老家到了陕西宝鸡,今年6月13日回来后没有了住处。此前他居住在镇江千秋桥北,有个老伴,名叫陈玉兰(化名),今年78岁,夫妻俩在年轻时曾经领养过一个儿子,目前都还健在。派出所将老汉妥善安置后,通知了千秋桥北所属的鼓楼岗社区居委会,几天后,居委会主任李兰珍将老汉安顿在了花山湾的一个旅社内。

7月14日,记者见到王宝镇。尽管已是垂暮之年,但老汉的思路还比较清晰。“当年我和老伴闹矛盾,一气之下就离开家再也不想回去了,后来我又去了宝鸡。”

王宝镇以前在镇江是个理发师,到宝鸡后干上了老本行。记者在一张由宝鸡市人民政府发放的“寿星优待证”上看到,老汉的落脚地是宝鸡市陈仓区。“我的户口不在宝鸡,没法

享受低保,给人理发又赚不到什么钱,自己年纪大了,便想回家乡养养老。”

6月13日,王宝镇买了一张由宝鸡到镇江的火车票,连同仅有的1000多元元现金放在包裹里,没想到竟被偷了,无奈之下,老汉到当地的救助站求助,经过两次转车,最终踏上归乡之路。

户口注销,老汉已经“死亡”

6月14日,王宝镇回到了阔别已20年的故乡,在这期间,王老汉发现,他在镇江的户口竟被注销了。

居委会主任李兰珍通过查阅户籍档案发现,王宝镇的确是一个“并不存在的人”:1998年在千秋桥北某号的户籍记录上还有王宝镇、陈玉兰等四人的名字,到了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入户后,王宝镇被莫名其妙地申报了死亡,2002年,王宝镇的户口正式被注销。

因为户口问题,老汉在镇江养老的打算落了空,“福利院不愿接收我,因为我在镇江有住房有子女,达不到去福利院的条件。救助站也无法收留我,

因为我不是外地人。”此外,由于户籍簿上没有老汉的记录,王宝镇也无法到有关部门申请低保。这让老汉陷入两头不着落的尴尬境地。无奈之下,老汉想暂时回家居住。

6月下旬,王宝镇在社区人员的陪同下来到千秋桥北的老家。

想回家,遭到养子拒绝

王宝镇的突然出现,并没有给家人们带来惊喜,相反却遭到了养子的冷淡拒绝。周围邻居向记者反映,王宝镇1982年为了家庭琐事和陈玉兰打了一架,当年就离家出走到了小米山茶场呆了几年,此后就再也没有回家过。在一份由居委会出示的调查情况说明上,还有居民反映曾看到老汉在小米山茶场时和一个女人同居过几年。

对于王宝镇的做法,陈玉兰至今仍然耿耿于怀,她表示,他们之间已经没有任何感情,不希望他来打扰自己平静的生活。而王宝镇的养子事后也写了一份情况说明:“领养我时,我只有3岁,从我懂事起,我只知道我妈妈

(养母)……”而自称是他爸爸的王宝镇,“常和我养母吵架,打我养母。养母已经快80岁了,他(王宝镇)尽过一点点责任吗?我们全家一直都没有王宝镇这么一个人的概念。”

双方的关系,依然僵持

对此,法律人士则持不同意见,镇江的著名律师王学剑认为,1998年的户籍登记上有一家三人的名字,由此看来,夫妻二人和养子是合法的收养关系。尽管养父没有尽到抚养义务,但是我国《收养法》强调夫妻收养子女必须是夫妻共同收养,只要养父母与养子女关系没有解除,成年养子女对养父母的赡养义务就不能免除。

据了解,由于双方的关系始终处于僵持,王老汉目前还没有回到自己的家。李兰珍表示,王宝镇已注销的户口将重新被恢复,但会对他的户口实行“同号分户”(同个门牌号不同的户),这样,老汉就可以办理低保了。

快报记者 刘劲松
通讯员 刘明